

# 林彪吹捧董仲舒是为了复辟

中共河北省衡水地委编

农业出版社

#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 前 言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正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的时候，他怀着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叫嚷“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他出生在河北省景县董故庄，并在董故庄附近的故城县董学村，枣强县后旧县村从事过讲学和政治活动。这一带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揭露、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董仲舒，愤怒声讨了林彪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

当前，我国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我们选择了董故庄、董学、后旧县三个大队贫下中农的部分批林批孔文章，以及衡水地委大批判组写的一篇文章，还有《河北日报》记者、通讯员写的一篇批林批孔见闻，汇集成这本小册子，供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参考。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的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通讯员也参加了这里的批林批孔战斗和本书的编辑工作。在此特加说明。

本书的编辑工作，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加以时间紧迫，不妥之处难免，希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四年四月

## 目 录

- 批判董仲舒的“天道不变”与林彪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中共河北省衡水地委大批判组 (1)
-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12)
- 决不许走回头路  
.....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崔殿维 (16)
- 俺们知道董仲舒是个啥玩艺儿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党支部书记 韩文勤 (19)
- 不许开历史的倒车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老贫农 韩立兴 (22)
- “正名”是为了复辟  
.....故城县董学大队民兵连长 苏立学 (24)
- 反对新生事物的都是反动派  
.....景县董故庄大队医疗室 (26)
- 勇做革命的小闯将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小学四年级学生 刘怀适 (28)
- “天命论”是骗人的鬼话  
.....故城县董学大队妇联主任 冯金岭 (30)
-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剥削阶级的护身符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会计 刘庆珩 (32)

## 不信“天命”要革命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贫农女社员 朱秀荣 (35)

## “三纲五常”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景县董故庄大队贫农女社员 杨素芬 (37)

## 砸烂“男尊女卑”的铁锁链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贫农女社员 刘彩云 (39)

## “仁义”、“忠恕”骗不了俺贫下中农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 苏庆恩 (41)

## 假“仁爱” 真吃人

.....景县董故庄大队老民兵 刘同文 (44)

## 俺为啥改叫苏批孔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 苏批孔 (47)

## 批臭“中庸之道” 坚持斗争哲学

.....故城县董学大队党支部 (49)

## 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斗争

.....景县董故庄大队共青团支部 (51)

## 扎根农村干革命

.....景县董故庄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白闯东 (53)

## 坚持教育革命 反对右倾回潮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中学女教师 朱焕珍 (55)

## 教育子女接好革命班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学生家长 苏福昌 (57)

## 清凉江畔的怒火

——董故庄、董学、后旧县大队批林批孔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通讯员、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教育革命实践队 (60)

## 批判董仲舒的“天道不变”与林彪 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中共河北省衡水地委大批判组

早在一九三七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矛盾论》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毛主席所批判的是西汉时期反动思想家、孔孟之道的卫道士董仲舒，这是尽人皆知的。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却在一九六六年叫嚷“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明目张胆地和毛主席大唱反调。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为什么如此狂热地吹捧董仲舒呢？只要把董仲舒的反动观点和林彪的反动言行做一番对照，就可以看出他和董仲舒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一样的，宣扬孔孟之道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也是一样的。董故庄的贫下中农说得好：“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一

董仲舒鼓吹“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

不变”是董仲舒论证剥削阶级统治之道不会变的理论前提。他接过孔老二“天命论”的唯心说教，捏造了一个“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论，把天说成是有意志地主宰世界的神，是天造了人，给儒家思想披上了一件神秘主义的宗教外衣，这比孔老二的“天命论”有着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天”在中国哲学史上历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论战课题。法家和儒家之间围绕着对“天”的看法，展开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充的“天不能故生人”，柳宗元的天不能“赏功而罚祸”，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的思想等等，都反对“天命”，主张“天人相分”；孔丘的“天命”，孟轲的“天人合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朱熹的“天理”等等，都宣扬“天命”，主张“天人相合”。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生拉硬扯地把天和人连在一起。胡说什么“人副天数”，“天”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天有春夏秋冬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木火土金水五行，人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天有天理，人有德行等等。他甚至还说：“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样，“天”不仅是神，还成了人的祖先了！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人是由类人猿发展而来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的四肢、五脏以至脑髓都是在劳动中逐渐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是劳动创造了人，而不是“天”造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天不是神，而是客观存在着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物质的天体。就连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也不是固定的。天是变的。董仲舒论证“道不变”的前提“天不变”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样他



的“道不变”也就不攻自破了。

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说“天”造人，目的是说“天”造君。他宣扬“君权神授”，“王者承天意以行事”，就是说君命不可违，谁要是违背了君命，就是违背了“天意”。说穿了，董仲舒对“天”的神化，是为了对君的神化。宣扬天上的神权，是为了巩固地上的君权，妄图使封建统治永世不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一个上帝如果没有一个君主，永不会出现”。不是“天”造了统治人民的君，而是君造了麻醉人民的“神”。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这不仅深刻揭穿了宗教迷信的虚妄无稽，同时也是对君权神授反动谬论切中要害的批判。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哪里有什么“受命于天”的君主，哪里有什么永世不变的“天道”！

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论出发，根据孔丘“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理论，还编造了一套“性三品”的鬼话，妄图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善，是“上智”，“斗筲之性”恶，是“下愚”。“天”给了封建帝王以“圣人之性”，给了劳动人民以“斗筲之性”，因此，封建帝王统治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董仲舒的这套鬼话完全适合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需要。林彪从董仲舒手里接过这一套，做为炮



制反动理论纲领“天才论”的重要依据。

林彪自吹自擂地说他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和别人的不一样”。又说他老婆的“德行”“受于天”。于是他的死党也就肉麻地吹捧起他的小法西斯分子来了，什么“天生就全才”呀！什么“无师自通”的“超天才”呀！……吹吹打打，为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

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一伙把人的知识、才能说成是天生的，狂热地鼓吹“天才论”，其险恶用心，正如恩格斯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孔丘的“天命”，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林彪的“天才”，三个“天”字，一条黑线。他们是一个庙里的和尚，敲的是同一口钟，念的是同一本经。他们为了实现其反动的政治目的，都求助于“天”，乞灵于“神”，这正是他们腐朽、虚弱的表现。

然而，中国人民是不信天命要革命的。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都是反抗“天命”的革命运动。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翻天覆地闹革命，战天斗地搞建设，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衡水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寨精神，百万“愚公”挖河修渠，改土治碱，改变了我区多灾低产、穷困缺粮的落后面貌，达到了粮食自给有余。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是对林彪反动“天才论”的一个有力批判。

## 二

董仲舒鼓吹“天不变”的阴险目的，是为了论证“道不变”。他所谓的“道不变”，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反革命之道不变，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之道不变。

为了维护他们的“道”，历代的反动统治者总是用“正名”的手段，定出多种等级名分，迫使劳动人民安于被奴役的地位，以便他们“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春秋末期，孔老二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奴隶制，跳出来鼓吹“正名”。董仲舒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也鼓吹“正名”，并且把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发展成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董仲舒用儒家的礼教所制定的一套“贵贱有序”、“压迫合理”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还把经孟轲扩充为“仁、义、礼、智”“四端”的孔丘的“仁”的思想，发展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做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准则。从“天人感应”论出发，董仲舒还用阴阳五行的学说，给“三纲五常”披上一件神秘主义的外衣。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阳尊阴卑，阳为阴纲，阴只能从属于阳，臣子妻只能从属于君父夫，他们之间的尊卑从属关系，是永恒不变的。董仲舒鼓吹君父夫三纲，目的在于突出君纲，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三纲，说到底只是一纲，就是要劳动

人民以封建地主阶级为纲。而这个纲，是绝对变不得的：吃人者永远吃人，被人吃者永远被人吃；封建地主阶级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劳动人民永远当牛做马。这一套反动说教，两千年来，在政治上，保护了剥削阶级的统治秩序；在经济上，加深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在思想上，则是他们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深刻地揭露了“三纲五常”的反动实质。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尽管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吹捧“三纲五常”是“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朱熹），是“永久不变的原则”（蒋介石），董故庄的地主也说什么“没有纲常，就不成世道”，但是，觉悟了的人民是不信这一套的。他们痛斥“三纲五常”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对它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仅在董仲舒出生和教过书的景县、故城、枣强三县，在历史上就有高士达（唐）、张和（宋）、李移住（元）等几支农民起义队伍，杀了出来，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什么“正名”，什么“纲常”，全都抛到九霄云外。连景县董故庄附近的一座象征性的董墓，也在明朝一次农民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被砸得稀巴烂。

反动派是不会接受历史教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又拣起了“正名”和“纲常”那套破烂货，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叫嚷“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名正言顺”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这个野心家还自比周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妄图

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复辟资本主义。真是痴心妄想！

林彪在经营他的小朝廷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做“人主”的要有做“人主”的样子。他用董仲舒的那一套“纲常”说教拢络和约束其死党，要他们宣誓效忠，“海枯石烂不变心”，死心塌地的为他的复辟阴谋卖命。他象周文王教训周武王那样，“告诫”他那个小法西斯，要好生继承他的反革命家业。他还要他的老婆把全部精力“放在丈夫身上”，夫唱妇随地当好反革命复辟的“助手”。作为一条黑纪律，他命令死党们，如果反革命政变失败，就要“杀身成仁”。好一派封建君父夫的臭架势！好一副封建纲常名教的卫道士的丑恶嘴脸！

孔老二鼓吹“正名”，董仲舒鼓吹“纲常”，林彪要“名正言顺”地当“国家的头”，目的都是要维护他们自以为是永远不变的剥削阶级之“道”。但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道”怎么可能是永远不变的呢！从奴隶社会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剥削阶级的人肉筵席被推翻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被埋葬了；劳动人民由卑贱的“小人”、“野人”，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的“道”，必然要代替剥削阶级的“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乾坤岂容倒转。林彪妄想开历史倒车，只能是落得个被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

### 三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董仲舒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字



宙观，而“善复古，讥易常”则是他反对变革、反对新生事物的阶级立场。解放前，董故庄的董庙里有这样一副对联：

“书受秦烧十三经重阐奥义，策承汉诏四百载光开文明”。这是封建统治者对董仲舒尊儒反法、保皇有功的表彰，也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复古”派。

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在一次大的变革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倒退与反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是支持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新生事物，还是反对新生事物，这是区别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

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时期的新生事物。为了巩固和加强新兴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击退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猖狂反扑，在上层建筑领域给了大造复辟舆论的孔孟之道以致命的打击。而眼睛长在后脑勺上的董仲舒，却把这一“易常”的政治措施视为离经叛道，咒骂秦始皇“酷虐无道”，胡说什么“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西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这时候，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主张，从秦始皇“焚书”的纸灰堆里拣起孔孟的残经破卷，粉饰一番，去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从那以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孟之道”做为禁锢新鲜思想、戕害新生事物、窒息革命火种的反革命精神枷锁，用来束缚劳动人民，维护反动统治。董仲舒这个所谓“百儒之首”，正是一个为历代反

动统治者提供镇压人民革命思想武器的祸首！

董仲舒“复古”的阴魂不散，两千年后，又出了个“要当董仲舒”的林彪。他同董仲舒一样，极力宣扬孔孟之道，顽固地反对变革，反对革命。林彪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地进行干扰和破坏，恶毒咒骂文化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在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第三天，林彪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叫嚷“要当董仲舒”。他的罪恶目的是要“罢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把两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孔孟之道”“独尊”起来，以便复辟资本主义。联系他们一伙躲在阴暗角落里，多次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视之为信条，奉之为“经典”，那么，他们把孔孟之道当成思想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林彪一小撮飞蛾所扑灭不了的。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横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涌现出繁如群星，烂漫若山花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些新生事物具有无比强盛的生命力，预示着阶级敌人的灭亡。林彪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互相残杀”、“互相倾轧”，诬蔑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好形势是“政局不稳”、“危机四伏”，诬蔑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糟透



了”。这同孔老二咒骂当时的社会变革是“礼崩乐坏”，董仲舒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酷虐无道”，完全是一个腔调！而对于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他则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让他们重新上台。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我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老二要“复礼”，董仲舒要复古，林彪要复辟。他们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把社会拉向倒退。但是，这些坏家伙们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在革命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十九年前诞生在我区安平县南王庄的那个只有三户贫农的农业合作社，当时被一小撮阶级敌人讥笑、攻击，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地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农村早已实现人民公社化。站在今天忆当年，讥笑、攻击这个小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是多么可笑，多么可鄙！

战斗正未有穷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唯物论与

唯心论，进步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将长期继续下去。尽管斗争的形式会不断变化，但斗争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剥削阶级的阴沟里又泛起几团沉渣。他们大肆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口“今不如昔”，闭口“中不如洋”，并极力诬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但他们的反革命野心是绝对不会得逞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增强反复辟斗争的自觉性，坚决击退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把批林批孔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董仲舒是什么人？林彪为什么吹捧董仲舒？

提起董仲舒，俺们贫下中农就气、就恨！这个董仲舒是孔孟之道的吹鼓手，是地主阶级的狗奴才。两千年前，西汉的时候，董仲舒向皇帝献了条毒计，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当今皇帝的天下象烂木头泥巴墙，一冲就垮。要防止老百姓造反，就要建一道思想堤防，这道堤防就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要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反抗，不斗争，俯首帖耳当奴隶。他认为用这一套来麻痹束缚老百姓，皇帝的宝座就牢靠了。董仲舒因为宣扬孔孟之道，维护封建制度有功，成了地主阶级的大红人。两千年来，封建皇帝念念不忘他的功劳，称他是“百儒之首”、“七十三贤”、“二圣人”。在我们董故庄这里盖了“董子庙”，立了“董子像”，挂了“阐道醇儒”的匾，还赐给董庙大片的庙地。直到解放前夕，董庙里一直不断香火。

从前，董故庄一带的土地，大都是董庙的庙地，穷人连

块搭窝棚的地角都没有。董故庄的穷人祖祖辈辈给董庙扛活，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点亮了董庙里的蜡烛，熬干了脊梁骨里的油。“董子爷”是剥削阶级的“爷”，是牛鬼蛇神们的“爷”，是俺们贫下中农世世代代的仇敌。在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今天，林彪又跳出来吹捧董仲舒，俺们贫下中农一听，肺都气炸了！俺们要揭露他的阴谋，戳穿他反革命的狼子野心。

吹捧死人，是为活人服务，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林彪这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惯会耍弄“偷梁换柱”的手段。他要人们“都当董仲舒”，说穿了，是他自己要象董仲舒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说，他表面上打着这样那样的招牌，实际上是要“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把孔孟之道和他的反动思想抬到“独尊”的地位，妄图达到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林彪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腐朽透顶，反动透顶，拿不出什么新鲜玩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只好从孔家店里拣点破烂当成复辟的武器。林彪的反动思想，就是从孔孟之道里脱胎出来的。孔老二讲“天命”，说“老天爷”把人分成“上智”和“下愚”，“君子”和“小人”。奴隶主是“上智”、“君子”，是当然的统治者，奴隶是“下愚”、“小人”，只能当牛做马。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天然合理”。孔老二就是用“天”来愚弄奴隶，维护腐朽了的奴隶制。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也学孔老二的把戏，把“天”搬了出来。不过他变了个手法，讲“天才”，把人的聪明愚笨说成是先天的，其实

还是孔老二的“天命”的黑货。他把自己打扮成天生的“天才”，把工农兵群众看作是天生的“群氓”。“天才”天生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群氓”天生没头没脑，只能跟着瞎跑。他就是这样来制造反革命舆论，欺骗群众，妄图达到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孔老二宣扬“忠”，要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对周“天子”尽“忠”。他想用对周“天子”的“忠”把奴隶主团结起来，共同镇压奴隶的反抗。林彪为建立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王朝，原封不动地接过孔老二的“忠”，当成反革命的精神支柱。他们一伙用“忠”来组织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培养“无限忠于”林家王朝的“阶级感情”，不但对林彪要“忠”，对林彪的小子也要“忠”。孔老二鼓吹“仁”。他的“仁”，是对奴隶主贵族的“仁”。孔老二活着的时候东跑西窜，为的是恢复破败了的奴隶制国家，把倒了台的奴隶主贵族扶到台上去。对于奴隶主贵族，孔老二“仁”得很，对于奴隶，对于进步力量，他就不讲“仁”了。他把革新派杀了头，又到处帮助奴隶主镇压奴隶的暴动，一副刽子手的嘴脸。林彪操着孔老二的腔调，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他的“仁”，是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仁”。他的“仁”，就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失去“自由”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政治上的解放”，让他们重新上台。对于广大革命人民，则要实行白色恐怖。他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手段，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充分暴露了他所叫嚷的“仁”是什么货色！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一个坑里的蛆。一个



要用孔孟之道来挽救剥削制度的灭亡，一个要用孔孟之道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没有好下场。尽管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要同革命人民拚个你死我活，但是他们成不了“功”也成不了“仁”，而是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红旗》杂志）



## 决不许走回头路

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崔殿维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竭力吹捧董仲舒。一提起董仲舒这个坏家伙，俺们董故庄的贫下中农就怒气满胸，仇恨难消，他的臭家底俺们最清楚。

董仲舒是俺们董故庄的人。董故庄原来叫董家里，是董子故里的意思。在西汉时期，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不断起义造反。董仲舒这个坏家伙，顽固地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给封建皇帝出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坏主意，把孔孟之道重新复活起来，腐蚀革命人民的思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为封建统治阶级立了一大“功”。因此，封建统治阶级在俺们村给他盖了庙，称他是什么“董子爷”，把他当神供起来，还拨给董庙大片的庙地。俺们董故庄的许多贫苦农民，世世代代给董庙当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雇工刘得生种了一辈子庙地，最后饿死在逃荒的路上。解放前，恶霸地主冯六鬼子掌管庙地，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成为景县西南的一霸。他家大院里修有碉堡、地牢，养着几十个带枪的狗腿子。当他认为那个雇工不顺眼时，不是写个条子把人送到衙门去，就是把人拖进碉堡，扔进地牢。地主阶级还竭力散布对董仲舒的迷信思

想，用以欺压、愚弄劳动人民。有一年俺这里发水，农民白金钟在挡水时铲死了一条小长虫，地主老财们硬说是冲了“董子爷”，逼着白金钟给小长虫披麻带孝，打幡送葬。广大贫苦农民对此气得不得了。但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穷人有苦到那里去诉，有冤到那里去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到村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把俺村老百姓的房子毁了一大半，但是把董子庙却好好地保护起来，并指使狗汉奸出来说：“皇军尊重礼教，是照着圣人董子爷的旨意来帮助咱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的，大伙要听圣人的话，为皇军效劳！”看！地主老财、日本鬼子，都是借董仲舒的幽灵，无恶不做，横行霸道，残杀人民的。什么“董子爷”，那是剥削阶级的“爷”，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爷”，是俺们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吹捧董仲舒，要“大家都当董仲舒”。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的丑恶嘴脸，证明他和地、富、反、坏、右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黑货。他把董仲舒这具僵尸抬出来，是为了宣扬孔孟之道，毒害劳动人民，以达到他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林彪的黑心肠，俺们贫下中农看得一清二楚。林彪妄想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变成苏修的殖民地，让劳动人民再当亡国奴，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俺们一万个不答应！

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俺们的生命线、胜利线、是照耀俺们前进的指路明灯。俺们大队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一伙在国内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妖风，在俺村就出现了阶级敌人

破坏集体经济和搞单干的妖风；当蒋介石集团叫嚷窜犯大陆的时候，俺村的一小撮坏家伙，就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蠢蠢欲动，梦想复辟变天。就在一九六六年林彪叫嚷“大家都当董仲舒”的时候，俺村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跳出来，叫嚷要修董庙，立董像，借着董仲舒造谣言，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林彪和地、富、反、坏、右穿的是一条连裆裤，走的是一条复辟路。

俺这个贫农家庭出身、在旧社会被地主老财们骂为“傻才”的穷孩子，解放后翻了身，入了党，还当了党支部书记。俺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在这场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并带领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深入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的双胜利，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俺们知道董仲舒是个啥玩艺儿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党支部书记 韩文勤

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极力吹捧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两千多年前的反动思想家董仲舒，扯着破嗓子叫喊“大家都当董仲舒”。这真是“屎克郎打喷嚏——满嘴喷粪”。董仲舒是个啥玩艺儿，俺贫下中农最清楚。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董仲舒出生在离俺们村几里远的景县董故庄。就是这个坏家伙，向封建皇帝出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坏主意，把孔孟之道复活起来，梳洗打扮一番，编造了一套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说教，用来欺压、奴役劳动人民。

解放前，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把董仲舒当作神供起来，俺们村就有座“董子祠”，摆着董仲舒的大石像，石像身上披着龙衣蟒袍，脸上涂着金粉。那时候，地主富农利用这块大石头，散布孔老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思想，妄图使我们贫下中农祖祖辈辈替他们当牛做马。这还不算，他们还以各种方式欺骗和愚弄人民到董仲舒像前磕头、烧香、许愿，搜刮钱财。他们把搜刮来的钱财全部塞进腰包，然后再去放高利贷，借一还二，坑害穷人。不知有多少阶级兄弟就是这样被逼得家破人亡。提起董仲舒，俺贫下中农气炸了肺。

什么“董子爷”，简直是吃人的魔鬼！

一九四七年，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俺们这里进行了土地改革，贫下中农翻了身，造了“董子庙”的反。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利用董仲舒的阴魂，妄想搞资本主义复辟。一九六〇年，刘少奇刮起了“三自一包”的黑风，阶级敌人也趁机跳出来，散布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鬼话，说什么“单干是老辈的东西，灭不了的”。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集体经济遭到了一定损失。后来，俺们击退了这股妖风，把董仲舒的石像推进了烂泥塘。但是，阶级敌人还是念念不忘他们的“董子爷”，还想把它再扶起来。一九七〇年大旱，阶级敌人就趁机说什么“没有不下雨的天，扶起石像来‘董子爷’就会显灵”。他们一连三晚上偷偷摸摸去扶石像，都被贫下中农及时制止住，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俺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战胜了特大干旱，夺得了好收成。

从俺们村解放前后围绕着董仲舒的场场阶级斗争，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董仲舒是地、富、反、坏、右的“爷”，是贫下中农的死敌。解放前，阶级敌人“敬”董仲舒，鼓吹孔孟之道是为了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压迫和剥削贫下中农；解放后，阶级敌人又把董仲舒抬出，就是妄想借董仲舒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叛徒、卖国贼林彪，对董仲舒又吹又捧，疯狂地叫嚣“大家都当董仲舒”。说穿了，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否定俺们贫下中农的指路明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复活



反动的孔孟之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他们林家法西斯王朝，叫俺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一万个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带领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狠批林彪宣扬的“克己复礼”，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不许开历史的倒车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老贫农 韩立兴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主贵族统治，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反动口号；西汉时期的反动思想家董仲舒，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大肆鼓吹孔老二的一套破烂货，还胡说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两千多年后，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鼓吹这一套，叫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看！三个大坏蛋，唱的是一个调，走的是一条道，都是要开历史倒车，搞复辟。

一提起开倒车，搞复辟，俺就气炸了肺。旧社会的苦啊，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候，俺们贫下中农喝够了黄连水，受尽了人间苦。记得一九四三年大旱，俺一家五口被地主老财逼得外出逃荒。可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地主老财都是吃人的心肠，哪里都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俺从河北逃荒到江苏，因为糊不住口，只好把两个闺女卖给人家当童养媳。那时二闺女刚刚八岁，不久就被折磨死了。后来五岁的儿子也被迫卖掉。俺给地主扛长活，老婆到处讨饭，不久也失散了，一家五口，就这样死的死，离的离了。在那豺狼当道的旧社会，俺们穷人有苦到哪里去诉，有冤到哪里去申！象这样的悲惨生活，何止俺韩立兴一家！贫下中农家家都有一部辛酸史，

户户都有一本血泪帐啊。

解放后，俺这旧社会的奴隶，成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生活。一九六三年，这里遭到了一百多年没有见过的大洪水。但是，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一方遭灾，八方支援，农业生产很快就恢复了，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就在这大灾之年，在各级党组织的协助下，俺分别二十多年的老伴和儿子都找到了。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老伴回到了俺身边。旧社会闹大灾，害得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新社会遭大灾，生产自救，不愁吃穿，全家欢聚。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多亏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呀！

想想过去苦，看看今日甜，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那是一万个也办不到！咱们贫下中农是新社会的主人，开的是社会主义的快车，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俺就是不信“天命”，要干革命。谁要开倒车，搞复辟，咱就把他砸个稀巴烂。

## “正名”是为了复辟

故城县董学大队民兵连长 苏立学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拚命散布“正名”的反动谬论。其实，他所说的“正名”并不是什么新玩艺，而是从两千多年前孔老二、董仲舒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货。

孔老二生活在春秋末期，正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一整套“礼治”即将全面崩溃。就在那时，顽固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反动思想家——孔老二，提出了所谓“正名”的反动口号，妄图用奴隶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把已经乱了套的“周礼”重新“正”过来，复辟奴隶制度。

到了西汉时期，又出了个反动思想家董仲舒。当时，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董仲舒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步孔老二的后尘，又扛起了“正名”的破旗，竭力鼓吹什么“治国之端在正名”。他还发挥了孔老二的“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反动谬论，要俺们劳动人民做封建地主阶级的顺民，不造反，不革命，服服帖帖地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时隔两千年，叛徒、卖国贼林彪又把孔老二的“正名”

破旗拣了起来，招谣撞骗，明目张胆地叫嚷“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狂叫“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

俺们贫下中农饱尝了旧社会的苦，深知新社会的甜。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贫下中农年年给地主扛活，天天饿着肚子。一九四二年大旱，俺村二百多户，就有四十多户外出逃荒要饭，饿死十一人，卖儿卖女的五户。贫农苏培之一家四口人，逃荒到徐州后，他和儿子都被活活饿死，埋的时候，连块席片也没有。剩下他的老伴和女儿，更是没法生活，只好把女儿卖了，老伴一人回到了老家。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俺穷人翻了身，使千千万万个苏培之似的穷苦人，过上了幸福生活。现在他的老伴是队里的五保户，可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妄想利用“正名”说来篡党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让那些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江山变成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使劳动人民重过吃猪狗食、干牛马活的穷日子。俺贫下中农、广大民兵坚决不答应。谁要搞复辟，俺就跟他拚到底！

俺们民兵，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定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组织和思想建设，认真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提高警惕，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握紧手中枪，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无论敌人从空中来，从海上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消灭掉。目前，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俺们全体民兵干部一定站在运动的前面，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 反对新生事物的都是反动派

景县董故庄大队医疗室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呈现出一片鼓舞人心的大好景象。但是，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如何对待新生事物，历来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大坏蛋孔老二、董仲舒一样，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社会变革，妄想开历史的倒车。林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如老、中、青三结合、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横加诬蔑，恨得咬牙切齿，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以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上，俺们大队也是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中，俺们大队有了赤脚医生，种了药地，建立了合作医疗，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局面。广大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从心眼里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千方百计地扶植它更好地成长。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叛徒、卖国贼林彪上下呼应，对俺们的合作医疗，极端仇视。他们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办合作医疗是“瞎折腾”、“不管用”，“要想治好病，得‘董子爷’显灵”。有一次，一个女社员得了重病，他们乘机捣乱，胡说：“医生治不了你的病，非烧香磕头请‘董子爷’不行”。俺们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到那个女社员家去，一边给她治病，一边对她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揭露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通过打针、服药，使她很快恢复了健康。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她。她气愤地说：“阶级敌人就象癞蛤蟆，剥了皮眼还不闭，千方百计地破坏合作医疗，妄想走回头路，俺决不答应，坚决同他们斗争到底，用实际行动支持新生事物，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林彪之流极端地仇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拚命地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充分说明了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妄图复辟旧制度的反革命。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不可战胜的。事实证明，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林彪，和他的祖师爷孔老二、董仲舒一样，都已经在新生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继续。俺们一定要狠批林彪、孔老二、董仲舒，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做得更好，将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 勇做革命的小闯将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小学四年级学生 刘怀适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俺们学校的全体革命师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写大字报，开批判会，人人口诛笔伐，教育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

俺是个初小四年级的学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俺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看到了俺们学校由于受林彪、孔老二、董仲舒这几个大坏蛋的流毒的毒害，在教学中又出现了“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等修正主义回潮。就拿“师道尊严”来说吧：当老师的说了，同学们就得听，说的不对也不能提意见，不然，就是冒犯了老师的“尊严”，不是挨批，就是挨整。又比如留作业，这个老师留，那个老师也留，一留一大堆，还强调按时完成，谁要是完不成，就把谁留在学校里作检查，不让回家。学生写错了一个字，就罚重写几十遍，算错一道题，就罚改算几十遍，还经常用闭卷考试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更是冷眼看待，不是讽刺、歧视，就是说“朽木不可雕也”。这样一来，闹的同学一天到晚迷迷糊糊，晕头转向，学习搞不好，还影响了身心健康。俺们班级的二十几个同学，大部分都有头疼现象，还

有的退了学。俺觉着这些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就首先写了《这样的考试难死人》的大字报。同学们见俺写了大字报，也纷纷写起来。当俺写到二、三十张的时候，有的同学产生了“怕”字说：“怀适，你可要小心点，防备挨整。”俺说：“不怕，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揭出来，咱们的教育革命怎能搞好呢？对不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现象，咱就要敢于反潮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老师们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他们对俺的革命行动，都表示支持，这一下，俺的劲头更足了，俺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战斗，狠批孔老二、董仲舒、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向教学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猛烈开火！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学校的教育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过去“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等现象开始扭转，出现了老师为革命而教，学生为革命而学的新局面。大家说：孔、董破烂林彪卖，把革命师生来毒害。批林批孔闹革命，红小兵一定要打冲锋。

## “天命论”是骗人的鬼话

故城县董学大队妇联主任 冯金岭

董仲舒这个坏家伙，按照孔老二的“天命观”编造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反动谬论，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把人世间的一切都说成是由天安排的，封建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代替老天爷来管理人间的一切的。

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统治者不光拚命宣扬董仲舒的这一派胡言，还大加发挥，编造出什么“龙王爷”、“阎王爷”、“玉皇爷”……，每个人的一生是穷还是富，是当官还是为民……，都由这些“神”预先安排好了，谁也无法违抗。俺村的地主富农就经常说他们享福是因为命好，“风水好”、“上辈子积了阴德”，是“董子爷”保佑。因此他们把董仲舒说成是“二圣人”，还修了董子庙，立了董子像，经常去给他们的“董子爷”烧香磕头。在旧社会，俺娘家五、六口人，只有二亩多地，父亲给地主扛了一辈子活，到头来落了个冻饿而死。俺兄妹几个只得四处逃荒要饭。当时俺年岁很小，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只是痛恨那些有钱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俺一家人彻底翻身得解放，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在党的培养和群众的帮助下，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妇女干部。

这使俺认识到，死生不由命，富贵也不在天，全在哪个阶级掌权，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俺经常跟姐妹们念叨，过去那些地主富农总是说他们“命好”，说他们家“风水好”，说咱们“命不济”，该受穷。可是，怎么解放以后，一下子都变了呢？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咱们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翻了身，掌了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姐妹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都说：不信天，不信命，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孔老二、董仲舒宣扬“天命观”，是想让咱们逆来顺受，不要造反。这永远办不到！俺们要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一辈子闹革命。

叛徒、卖国贼林彪极力鼓吹孔老二、董仲舒的“天命观”，把自己说成是什么“天才”、“超天才”，并无耻地说他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妄图愚弄人民，以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呸！俺们贫下中农和革命妇女看透了林彪的黑心肠，俺们要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政治斗争中，和广大劳动妇女一起，利用各种形式，把孔老二、董仲舒的“天命观”、林彪的“天才论”批倒批臭，肃清其一切流毒。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林彪和孔老二、董仲舒一样，妄图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

## “天不变，道亦不变” 是剥削阶级的护身符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会计 刘庆珩

孔孟之道的吹鼓手董仲舒，从孔孟的“天命观”出发，大肆鼓吹“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意思是说：“天”是不会变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也是永远变不了的。他把自然界的變化，國家的治亂，人的貧富貴賤都說成是“天意”，是“老天爺”安排的。封建皇帝是“老天爺”的兒子，是“老天爺”派下來統治勞動人民的。勞動人民要是造反，就是造了“老天爺”的反，就要天誅地滅。解放前，俺村的地主老財大吹特吹董仲舒，把他作為“神”來供奉，稱他是“董子爺”，給他修廟、立像、掛匾。他們還學着董仲舒的腔調，宣揚孔老二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謬論，說什麼窮人“是天生的花子命”，注定該給有錢人當奴隸作牛馬；有錢人“是天生的富貴命”，注定該騎在窮人頭上拉屎撒尿。並說這是“老天爺”前世里就定下來的，誰也改變不了。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是騙人的鬼話！三十多年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在《矛盾論》中指出：“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這種形而上學的



反动思想的实质。

解放前，贫下中农受苦受穷，根本不是什么“天意”，什么“命里注定”的，完全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给造成的。那时候，俺村共有二百三十户，三千七百亩地，可是，十五户地主、富农就霸占了二千三百亩地。广大贫下中农给地主、富农扛长活、打短工，连个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都顾不住。俺十四岁那年，家里揭不开锅，实在无法生活，父亲就把俺送到城里去学徒。没想到，跳出虎口又进了狼窝，资本家和地主老财的心一样毒，手一样狠，俺被逼着每天干十八个钟头的活，一年四季打夜作，到头来还是脱不了挨饿受冻，挨打受气。一九四三年春天，俺被折磨病了，不能干活，资本家就把俺一脚踢开，赶出门外。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广大贫下中农受的苦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呀！

东方红，太阳升。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不信天，不信神，敢造反，敢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地主、富农，变了他们的“天”，变了他们的“道”，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又逐步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改变了贫穷落后的旧面貌。俺们这里是清凉江故道，以前是有名的碱窝窝，种一葫芦收不了一瓢。就是俺们这些在旧社会被地主资产阶级骂为“天生命苦的要饭花子”，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改变了生产条件，粮食产量比解放前翻了几番，广大贫下中农不但不再愁吃愁穿，还有很多户买了自行车、收音机，盖上了新房，日子越过越香甜。

事实使俺深深认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仙”和“上帝”，人的贫富贵贱不是“天命”注定的，而是社会制度决定的。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把董仲舒这具僵尸抬出来，公然号召“大家都当董仲舒”，就是妄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去，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道，让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重新上台，使俺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痴心妄想，永远办不到！

俺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奋勇前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 不信“天命”要革命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贫农女社员 朱秀荣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极力宣扬“天命观”，胡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人的生死祸福和富贵贫贱，说成是由“天命”注定的。孔孟之道的吹鼓手董仲舒也跟着叫唤：老天爷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等，把上等的“圣人之性”给了统治者，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十全十美；把“斗筲之性”给了劳动人民，一辈子只能当牛做马，还说这一套是“天经地义”的，永远变不了。叛徒、卖国贼林彪拚命散布孔老二、董仲舒的这套谬论，极力鼓吹“天才论”，他胡说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是天生的“贵人”，还把自己比做“天马”。这三个坏家伙，是一个黑根里钻出来的坏苗子，是一个黑窝里爬出来的毒蝎子。他们把“天”吹得那么神通广大，其罪恶目的就是想要俺们劳动人民听天由命，服服帖帖地永远给他们当奴隶，不要革命。

“天命论”是禁锢俺们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一定要砸烂。俺家新旧社会的对比，就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解放前，俺家十口人，因为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家里穷的没法过，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被活活饿死了；哥哥当徒工，被资本家吸干了血，一脚踢出门外，也含恨死去了；奶奶饿得瘫在炕上，临死前看到泥墙上有个瘪麦粒，她有气

无力的爬过去抠下来，连泥带土的吃了，不久就这样饿死了；爷爷也是连冻带饿地死了。我十五岁那年，被卖给一家有钱人。一进他家的门，就象进了活地狱，挨打挨骂，受尽了人间苦。有一年冬天，他家的婆子得了病，硬逼着俺每天晚上给她跪香，一跪就是多半宿，把两条腿都跪肿了。那个狠心的臭婆子还手指着俺的头，说：“你得老老实实地跪着，穷命人就应该保全我这富命人”。

解放后，党和毛主席领导劳动人民翻了身。还是俺朱秀荣，旧社会被称为“命里注定的穷命鬼”；新社会却成了国家的主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俺的几个孩子，有的当工人，有的当社员，有的上学，不愁吃，不愁穿，出门有自行车，日子越过越红火。旧社会俺为什么那么苦？新社会俺为什么这么甜？用毛泽东思想一分析，问题就清清楚楚了。不在天，不在命，全在社会制度来决定。旧社会，俺一家十口人，被地主、资本家逼死了六口，那是由反动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建立了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林彪这只披着羊皮的大恶狼，无耻吹捧孔孟之道，抬出董仲舒这具政治僵尸，大肆散布“天命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妄想让俺贫下中农听任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摆布，让咱穷人再受阶级敌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俺贫下中农一万个不答应！俺们不信天，不信命，不信神，不信鬼，就是一个心眼，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江山万年红。

## “三纲五常”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景县董故庄大队贫农女社员 杨素芬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鼓吹什么“男尊女卑”，胡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到了西汉时期，俺村出了个董仲舒，他又抛出了“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两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就是用这些纲常名教欺压人民，歧视和残酷迫害劳动妇女。在旧社会，真是“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呀，象万道绳索把俺们妇女绑得死死的。俺们贫下中农，老一辈的奶奶、大娘们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本诉不完的血泪帐呀！过去，光俺董故庄就不知有多少姐妹冤屈而死呀！

“三纲五常”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地主老财也叫嚷什么“男尊女卑”，辱骂劳动妇女是“啃草芽子的命。”可实际上，是男的都尊，女的都卑吗？不是。给地主、资本家、太太、小姐拉车抬轿的就都是男的。地主婆虽然是女的，但可以任意毒打男扛活的。这说明：穷爷们并不尊，富娘们并不卑。人是用阶级划分的，劳动人民不论男女都是剥削阶级的奴隶。什么“三纲五常”、“男尊女卑”都是剥削阶级妄图维护上尊下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说教，和他们所宣扬的君权、神权、族权一样，都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绳索。它的要害



就是要俺们劳动人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

林彪一伙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极力贩卖孔孟之道，否定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一个劲地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黑心肝俺们看透了，就是妄图把孔孟之道的枷锁重新套在新中国的妇女脖子上，束缚劳动妇女的手脚，要俺们广大劳动妇女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听任他们搞复辟，把俺们再拉回到吃人的旧社会。这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俺们坚决不答应。

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俺们广大劳动妇女才翻身得解放。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造了“三纲五常”的反。俺们劳动妇女战斗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充分显示了广大妇女的才能和智慧。在战争年月中，做军鞋、送军粮，站岗放哨打敌人，和男同志并肩战斗，一道推翻了三座大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俺们妇女也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耕、耩、拉、打样样都能干。就说抗旱打井吧，阶级敌人跳出来胡说什么：“妇女打井不出水，妇女打井井就塌。女人打井这是犯‘董子爷’的天意。”可是，俺们就是不信这些鬼话，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贫下中农支持下，打出了一眼眼水井，口口顶用，个个合格。这些事实，给了阶级敌人和封建“礼教”有力地回击。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批林批孔运动中，俺们女社员和男同志一样，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董仲舒的反动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谁敢开历史的倒车，俺们就把他连人带马打翻在地。

## 砸烂“男尊女卑”的铁锁链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贫农女社员 刘彩云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极力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西汉时期，反动的思想家董仲舒又抛出“三纲五常”。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拚命宣扬“妇女落后”，胡说什么“妇女的精力要放在丈夫身上”。在旧社会，地主老财也学着他们主子的腔调，叫喊什么“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活是婆家的人，死是婆家的鬼”。这些封建礼教真把俺们妇女害苦了。就说俺村杨桂荣吧，她十七岁结婚，丈夫当年死去，由于封建礼教“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嫁二夫”的约束，使她孤苦伶仃地守寡到七十多岁，受尽了折磨，葬送了一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妇女何止一个杨桂荣！不知有多少穷苦的阶级姐妹为了活命，当了童养媳；有多少阶级姐妹被旧礼教害得走头无路，含冤而死？对于旧礼教的罪恶，正如鲁迅先生所批判的，旧礼教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实际上都是“吃人”。

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俺们广大妇女和男同志一样，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各方面都充分显示了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革命没有妇女参加，就不能取得彻底胜利。就说俺们青年妇女吧，扛起枪来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田，过去认为妇女不能干的一些工作，现在俺们妇女同样可以干，成了一支能文能武的突击队。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象妇女打机井、开机器，现在都成了现实。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俺们广大妇女，站在最前线，挥戈上阵，口诛笔伐，狠批林彪、孔老二和董仲舒的反动谬论，发挥了俺们妇女“半边天”的积极作用。

叛徒、卖国贼林彪，紧步孔老二的后尘，极力宣扬“妇女落后”、“妇女无用”的反动谬论，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阻止广大妇女起来革命，让俺们服服帖帖地做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使新中国的广大妇女，再受旧礼教的统治，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谁敢开历史的倒车，俺们就用铁拳把他打个稀巴烂！

## “仁义”、“忠恕”骗不了俺贫下中农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 苏庆恩

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狗奴才孔老二，竭力宣扬“仁者爱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董仲舒，把孔孟的“仁”的思想大加发挥，提出“五常”之说，鼓吹“仁、义、礼、智、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声嘶力竭地叫嚷“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鼓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宣扬的都是“压迫有理，造反有罪”，都是妄图用反动的人性论麻痹人民的斗志，束缚人民的思想，阻止人民革命。俺们贫下中农才不信他们那套鬼话呢！

在旧社会里，俺们穷苦人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对孔老二、董仲舒、林彪所宣扬的“仁义”、“忠恕”的反动实质看得最清楚。俺七岁时，就跟着俺娘到处要饭。记得有一年冬天，一连下了三、四天大雪，没法出门要饭，全家眼巴巴地饿了三、四天。雪停了，俺出去要饭，连冻带饿，两眼冒金星，一下子晕倒在雪窝里，亏得被邻居书兰大婶看见，是她把俺送回家，又给了一碗棒子面，才使俺免于冻饿而死。书兰大婶和俺家都是穷苦人，她一家忍着饥饿，勒紧腰带，来帮助俺们，这阶级的友爱真比海深。而俺们村的那些大地主呢？他们念的是孔、孟、董的书，大门上挂着“积善”的横匾，

嘴里讲的是“仁义”、“忠恕”。可俺要饭那么些年，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爱”穷人的地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除了臭骂、毒打和狗咬，就是残酷的剥削。有一年冬天，俺娘看俺们姐妹几个实在饿得难受，就到地主苏黑树家借粮。好说歹说，狠心的地主只借给点发霉的谷子，要俺第二年麦收时一斗谷子还一斗麦子。一斗谷子十一斤，一斗麦子十六斤，麦子贵，谷子贱，这样一合算，借一斗谷子到麦收等于还二斗。看，这就是地主老财讲的“仁爱”！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这就有力地戳穿了剥削阶级所宣扬的“仁义”、“忠恕”的反动实质。他们所说的“仁义”，就是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和剥削，他们所说的“忠恕”就是要劳动人民永远做他们的奴隶。

解放后，俺们穷苦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翻了身，掌了权。对阶级敌人不讲“仁义”，不讲“忠恕”，不施“仁政”，而是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尽管这样，阶级敌人还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地进行破坏活动。远的甬说，前年俺村五队浇地，富农分子苏兰生和反革命分子苏忠昌，就把柴油机零件、修理机器的工具和水桶扔到井里，破坏生产。这就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果听了林彪和孔老二、董仲舒那一套，对阶级敌人实行“仁义”、“忠恕”，地主资产阶级就会重新上台，广大贫下中农又得陷进苦难的深渊。俺们坚决不答应！



俺们贫下中农最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最热爱社会主义。俺们一定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林彪、孔老二、董仲舒的种种黑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把毒草化为肥料，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 假“仁爱” 真吃人

景县董故庄大队老民兵 刘同文

被反动阶级尊为“圣人”的孔老二，喋喋不休地叫喊“仁爱”，孔孟之道的吹鼓手董仲舒鼓吹“仁、义、礼、智、信”，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跟在屁股后头叫嚷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呸！俺们民兵才不听他们那套混账话哩！孔老二、董仲舒、林彪这三个坏家伙，肚子里装着三挂臭“下水”，连着一副黑心肝。他们宣扬的“仁爱”是什么货色，俺们看得最清。

从古到今，哪里有过超阶级的爱！孔老二嘴里念的是“仁爱”调，干的却是镇压奴隶起义，残杀革新派人士少正卯；董仲舒一面叫嚷“仁、义、礼、智、信”，一面给汉武帝出坏主意，叛徒、卖国贼林彪手更狠，心更毒。他假装着“面带三分笑”，唱着“仁爱”调，背地里却妄图篡党夺权，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鼓吹的“仁爱”是骗人的鬼话。

“仁爱”是什么玩艺儿？俺们早就领教过了。看看旧社会那些反动家伙们是怎样对俺们实行“仁爱”的吧！

在旧社会，俺们过着“破屋露着天，破衣露着肉，破锅露着底”的苦日子。那时的生活真熬煎人哪！俺村地主杨书

合嘴里唱着“仁爱”调，干的是收租放债，对俺们贫苦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地剥削。抗战时，日本侵略者硬逼着俺这十五、六岁的孩子给他们干重活，干得慢了，抡起木棒劈头就打。有一次，打得俺满脸是血，扔进了护城壕。那是什么世道！这就是敌人的“仁爱”！山中的豺狼都吃人，地主反动派都不仁。地主老财和日本侵略者口里吐出来的是孔孟的“仁爱”，吃进去的却是穷人的血和肉！他们的“仁爱”，对俺贫下中农来说，就是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富人不会爱穷人，穷人只有恨富人。一九四二年，俺当了民兵，坚决和地主老财、日本鬼子进行斗争。土改那年，俺们民兵狠斗了地主杨书合一伙，专了他们的政。但是，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一面散布什么“仁义多朋友，争斗多冤家”，“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妄图麻痹俺们的斗志，放弃对他们的斗争；一面在背地里搞破坏活动，梦想变天。俺们决不对他们讲什么“仁爱”，一定要紧握枪杆子，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孔老二、董仲舒唱的“仁爱”调，完全是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头脑的。在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叫喊“仁爱”，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主”，借以掩盖他们吃人的真象，妄图使劳动人民老老实实接受他们的统治。在新社会，林彪咒骂无产阶级“不仁”，是“暴政”，他的毒心就是要俺们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讲“仁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好让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重新骑在劳动人

民头上作威作福。林彪效法孔老二、董仲舒，妄想开历史倒车，用反动的“人性论”来迷惑人民，俺们决不上当。俺们决心发扬民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传统，按照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加强民兵建设，能文能武。坚决把林彪、孔老二、董仲舒鼓吹的“仁爱”调，批深批透！

## 俺为啥改叫苏批孔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 苏批孔

俺原来叫苏学孔，现在改叫苏批孔。俺为什么改名字呢？这要从头说起。

解放前，俺爷爷和俺爹都给地主扛长活，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没法过。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受苦受难的状况呢？就在俺出生的那一年，邻村有个“秀才”，装着一副“善良”的面孔，对俺爹说：“要想富贵荣华，就得象‘董子爷’那样有学问，就得学‘孔圣人’”。那个“秀才”就给俺起了个学名叫“苏学孔”。俺十来岁时，爷爷和爹忍饥挨饿，省下几个钱，让俺念了两年书。坐在课堂里，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还惦记着拾粪拣柴禾，哪还有心思学“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玩艺儿？记不住，就说俺们穷孩子天生笨头笨脑的，挨了板子还得到董仲舒泥胎前去磕头作揖。俺这个“学孔”，学不了“孔”，只得退学，跟俺爹一起给地主老财去扛长活，一年到头全家还是吃糠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不光没有变得好起来，反倒越来越熬不下去了。

解放后，共产党、毛主席把俺一家从火坑里救了出来，斗地主，分田地，翻身作了主人。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干部。俺大儿子师范毕业，现在是公社党委副书记



记；二儿子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孙子、孙女也都上了学。俺一家的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香甜。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俺懂得了只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批林批孔这场伟大斗争中，俺学文件，看报纸，听广播，参加批判会，明白了孔老二这个坏家伙，他喊的，叫的，干的，都是要“克己复礼”，梦想拉社会倒退。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也拣起他祖师爷的破烂货，起劲地叫喊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还公然叫喊“大家都当董仲舒”，要人们学“董圣人”。我一听，就火了，什么“孔圣人”、“董圣人”！他们都是剥削阶级的狗奴才，是俺们贫下中农的死对头。俺们不光不能学他们，还要狠狠地批他们，把他们批倒批臭。因此，俺就把俺的名字——“学孔”，改成了“批孔”。

俺村是董仲舒讲过学的地方。叛徒、卖国贼林彪叫喊“大家都当董仲舒”，俺村的地主、富农也吹捧董仲舒来了。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婆，竟明目张胆地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这些阶级斗争的事实，使俺们认识到，林彪要“克己复礼”，地主、富农就高兴，就反攻倒算。这充分说明了，林彪和地、富、反、坏、右一个鼻孔出气。

俺是个贫农，又是共产党员，一定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带头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带头批判林彪，批判孔老二，批判董仲舒，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还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批臭“中庸之道” 坚持斗争哲学

故城县董学大队党支部

孔老二这个反动派，为了维护旧制度，极力反对社会进步，就编出了一套“中庸之道”，说是社会上最高的道德。西汉时期的反动思想家董仲舒，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接过孔老二这一套，编造了许多黑话来欺骗人，妄图使劳动人民都象绵羊一样，不斗争，不反抗，服服帖帖地听他们的摆布。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学着他祖师爷的腔调，胡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中庸之道”是什么玩艺儿？是毒药，是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孔老二高喊“中庸之道”，上台七天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林彪高喊“中庸之道”，暗地里却磨刀霍霍，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俺们村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唱着“和为贵”的调子，背后却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以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搞阶级调和，让革命人民放弃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于他们复辟旧制度，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要革命，要前进，就得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一九六一年，俺们党支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斗争哲学，狠抓阶级斗争，使

革命和生产发展很快，粮食产量连年上升，成了全县的“红旗村”，《河北日报》连续刊登文章，介绍俺们的经验。后来，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影响下，有的干部头脑不清醒，放松了斗争，结果资本主义泛滥起来，使革命和生产走了下坡路。经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俺们的路线斗争觉悟，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革命和生产又有了新的起色。但是，正当俺们继续前进的时候，刘少奇、林彪大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敌人在下边也喊什么“亲不亲，一家人”，有的干部受了害，中了毒，对资产阶级复辟活动打击不力，俺们大队又变成了全县搔头的“老大难”。去年以来，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热情地支持群众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使全大队的革命和生产又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蓬勃兴起，呈现出一派大好景象。

斗争实践使俺们深深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伟大教导，时时刻刻坚持斗争。只有坚持斗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只有坚持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只有坚持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才能永不变色。俺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斗争哲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 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斗争

景县董故庄大队共青团支部

林彪这个坏家伙，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总是拚命宣扬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反对青年和工农结合，鼓吹“读书做官”，妄图把青年引向邪路，做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早在春秋末期，孔老二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就竭力鼓吹“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孟轲继承孔老二的衣钵，则大肆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了西汉时代，俺们村出了个董仲舒，他为了维护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向汉武帝献了一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毒计，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两千多年来，剥削阶级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的。

三十年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办学不事生产、轻视劳动、脱离实践的道路。毛主席一贯教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又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知识青年积极上山下乡，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成长。现在俺村有上百名知识青年活跃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

但是，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恶毒攻击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散布“读书做官论”。林彪引诱青年轻视劳动、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践，这就表明他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和地、富、反、坏、右唱的是一个滥调。俺村的阶级敌人就说过“现在的学生读了那么多书，还是打土坷垃，成不了材。”

成什么“材”？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在以林彪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看来，读书是为了做官，读了书还乡务农，就不是“材”。无产阶级则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上山下乡正是为了把青年一代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材”。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用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的实际行动来回击阶级敌人的诬蔑和攻击。俺们村水利条件差，青年就组织了一个钻井队，先后打出了二十五眼甜水井。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俺们一百多名青年就积极参加治河大军，发扬了勇敢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很好地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现在，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报名上山下乡。俺们团支部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狠批林彪教子“尊孔读经”的谬论，教育青年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深入批判林彪，批判孔老二、董仲舒，努力提高广大青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俺村的青年一致表示：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为革命种田，彻底改变农村中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与旧思想、旧传统，同“四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斗争。



## 扎根农村干革命

景县董故庄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白闻东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大肆宣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孔孟之道的吹鼓手董仲舒也叫喊什么“君子仕，则不稼”。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念书，就能升官发财，可别去种庄稼。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则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极力吹捧董仲舒，叫喊“大家都当董仲舒”，妄想借孔老二和董仲舒的亡灵，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俺们这个村里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念念不忘他们的“董子爷”，妄想使自己的子女也成为董仲舒式的人物，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对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去年，俺们高中毕业后，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阶级敌人就胡说什么“苦读寒窗十来年，熬了个小车驾驶员。”骂俺们“文不象秀才，武不象兵”。俺们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对这些反动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反动家伙所说的“秀才”，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董仲舒式的人物；他们所说的“兵”，就是替他们卖力的蒋介石匪帮。他们所说的“白读了十年书”和林彪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是一个腔调，都是仇视俺们扎根农村干革命。俺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

指引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俺们走定了。

俺回乡劳动以来，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三大革命斗争的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多。党团组织对俺十分关心爱护，贫下中农经常给俺进行阶级教育，忆苦思甜。老贫农旺大爷亲切地对俺说：

“在旧社会，俺才七岁，就被地主杨书合逼着去扛活，累死累活还不得一饱。你们现在有文化，有力气，可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在农村干革命呀！”贫下中农的教育和期望，使俺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深体会到：贫下中农是俺的好老师，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是好课堂，农村需要知识青年，俺们更热爱农村。什么“变相劳改”，什么“学而优则仕”，俺们就是不信那一套。让那些咒骂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在革命人民面前发抖吧！让那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帝、修、反哀鸣吧！俺们知识青年就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做批林批孔的尖兵，坚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扎根农村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

## 坚持教育革命 反对右倾回潮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中学女教师 朱焕珍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从来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就把教育作为复辟奴隶制的工具。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总是效法孔老二，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用“三脱离”的方法为地主资产阶级培养人材。我们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明确指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却竭力吹捧孔丘和董仲舒，兜售“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货，用“读书做官”的思想来毒害教师和学生，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有的人就上了他的当，又搞起“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等关门办学那套修正主义货色，“师道尊严”开始抬头，体罚现象也出现了。有的学生迟到了，老师不分青红皂白，令其在室外罚站，严重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初中一年级的一个学生，由于家务重，学习成绩下降，老师就批评他“笨不可移”，不进行耐心的辅导，导致学生降班，退学。还有两个学生因为相互争吵，不服老师批评，便令他们退了学。这些触目惊心的事

实，给我们敲了警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孟之道在教育战线上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充分发动广大师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狠批了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使我们学校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列宁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孔丘、董仲舒都死去两千多年了，但他们的思想影响依然存在。不少事实告诉我们：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很顽固的，是不会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退出历史舞台的。如不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我们必须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 教育子女接好革命班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学生家长 苏福昌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剥削阶级“望子成龙”，无产阶级“教子革命”。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于剥削阶级的“教子经”必须彻底批判。

孔孟看不起庄稼人，骂俺们是下贱的“小人”、“野人”，宣扬“学而优则仕”。孔孟之道的吹鼓手董仲舒，鼓吹什么“君子仕，则不稼”。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教子“尊孔读经”，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妄图用孔孟之道毒害广大青年。鳖找鳖，虾找虾，“花里虎”专找疥蛤蟆。俺村的地、富、反、坏也学着他们祖师爷的腔调，诬蔑贫下中农子女“天生的穷命，念书念到多咱也跑不了拽锄把子扯牛尾巴。”

究竟是教子务农，教子革命；还是教子当官，“望子成龙”？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孔老二、董仲舒、林彪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唱的是一个调，念的是一本经，做的是一个梦，是一个山上的豺狼，一个窝里的毒蛇。他们为了维护旧制度，就必然要培养剥削阶级的奴才，“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俺们劳动人民呢，跟他们是两股



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俺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子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让他们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炼出一颗红心，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俺有五个孩子，大的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其余四个还在学校念书。过去，他们由于受“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流毒的影响，曾一度不愿参加生产劳动。俺就把他们叫到毛主席像前，拿出俺小时候的要饭棍，亮出讨饭时被地主老财的狗咬的伤疤，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在旧社会，咱们穷人上不起学，地主老财骂咱们是‘穷命鬼’、‘要饭花子’。现在你们都上了学，成了毛主席的红小兵，要是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咱们可没有今天呀！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要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孩子们一致表示，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俺的大孩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经过三大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去年，他当了大队农场技术员，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夺得杂交高粱亩产八百多斤的好收成，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今年，贫下中农又推选他当了副队长。现在他和社员们一块批林批孔，抓大事，促大干，誓夺粮棉更大丰收。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俺村的学生毕了业，绝大部分能够安心农业生产，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有的还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长，有的当了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有的成为治河标兵、生产能手。他们拿起锄头会种田，扛起枪来能打仗，抄起笔来写文章，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突

击队的作用。

林彪抱着孔老二的“圣经”，让他的儿子“尊孔读经”“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梦想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结果他的阴谋遭到彻底破灭，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个粉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

“望子成龙”是几千年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观念，是孔孟之道的流毒。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咱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还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家长，一定要挑起这个重担。在争夺接班人的严重斗争中，咱们一定要配合学校搞好教育革命，教育子女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用实际行动彻底粉碎林彪、孔老二、董仲舒的无耻谰言。

## 清凉江畔的怒火

——董故庄、董学、后旧县大队批林批孔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通讯员、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教育革命实践队

在蓬勃兴起的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我们二、三月间，访问了景县的董故庄大队、枣强县的后旧县大队和故城县的董学大队。

这三个大队毗邻，位于河北省东南景县、枣强和故城三县交界的清凉江畔，是古代的广川郡所属地。据历史文献记载，西汉时期的反动思想家、孔孟之道的卫道士董仲舒就出生在这里。

董仲舒由于向汉武帝献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计策，继承和发展了孔孟之道，被后来的历代反动统治者捧为“百儒之首”。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他的反革命复辟的需要，也狂热吹捧董仲舒，叫嚷“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这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把林彪、孔丘、董仲舒当反面教员，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二月三日，中共衡水地委在董故庄召开了有四千多工农兵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大会以后，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就在这

一带掀起来了。初春的清凉江畔，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燃起了批林批孔的怒火。

### 董子故里批“复礼”

董故庄，过去叫董子故里，是董仲舒出生的地方。

一进村，墙头上“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砸烂孔家店，批臭董仲舒！”等大标语就展现在我们眼前。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这个大队已多次召开了党员、干部、民兵、青年、妇女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会。家庭批判会、地头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广大干部和群众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口诛笔伐，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地联系起村里的董子庙来。从前在村东北角原有个董子庙，庙里有董仲舒的泥胎像。据老人们说，从前村里有好几个庙，唯独这个董庙大。现在，这个董庙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一片废基，但是，它却抹不掉贫下中农心头的阶级仇、民族恨。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董子庙在这一带拥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都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他们用董庙的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他们用董仲舒这具偶像，对农民进行欺骗和迫害。在董故庄，有过这样一件事情：

一九三七年夏天，清凉江发大水，威胁着董故庄。地主富农怕淹了他们的家产，就逼着穷人去村西头掘土筑堰。十

五岁的白金钟在掘土时，看见一条小蛇，顺手就把它铲死了。可是村里的地主富农硬说白金钟触犯了“董子爷”，硬叫人逼着他买纸糊了个棺材，披麻戴孝，给蛇打幡出殡。水退了，他们还散布谣言说：“要不是董子爷保护，这村非漂了不可。”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是怎样利用董仲舒的亡灵来坑害劳动人民的。白金钟已离家多年，向我们介绍这件事情始末的是白金钟的叔伯兄弟白金声。白金声现在是第二生产队的干部。他说：“地主老财把董仲舒捧为神，借以吓唬和迫害俺贫下中农。林彪要当董仲舒，是和地主老财坐在一条板凳上，都是俺们的死对头！”他还告诉我们，董故庄的贫下中农和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一样，在旧社会，不仅有诉不完的阶级仇，而且有道不尽的民族恨。一九三七年那年，刚闹完了大水，日本鬼子就闯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王立臣就是无缘无故地被日本鬼子砍死的。

我们访问了王立臣的家属。王立臣的儿子王庆明一家愤怒地控诉了日本侵略军杀害他爹的罪行。他说：“就是这帮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鬼子，为了愚弄欺骗劳动人民，他们也拿董仲舒当‘圣人’。他们强拆民房修炮楼，对董庙却片瓦不动。逢年过节，还要去董庙烧香磕头，胡说什么他们是来帮助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的，真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狼心狗肺。”

董故庄的贫下中农就是用这一件件、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来批判林彪“复礼”的。他们说，“林彪想‘复礼’，就是要复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礼’，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礼’，就是要俺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



二茬罪。俺们决不许这样的历史重演！”

董故庄的贫下中农有着同阶级敌人斗争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反“扫荡”，扒炮楼，掩护八路军，坚持敌后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协助人民解放军西打太原，东打德州，民兵们积极支前。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他们组织起来，斗地主，分田地，到董庙造了“董子爷”的反。一九六二年，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他们及时识破和粉碎了村里一个反革命集团妄图利用“董子爷”的亡灵搞复辟变天的阴谋。

批林批孔斗争进一步提高了董故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他们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他们说，一九六六年，正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跳出来叫嚷“要当董仲舒”，大肆鼓吹孔孟之道，破坏文化大革命。村里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也闹腾起来，偷偷摸摸地张罗着要重修董庙，重立石碑，重给董仲舒披红挂绿。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董故庄的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坚持斗争哲学，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把林彪的“克己复礼”，批深批透！

## 不信天命干革命

我们来到后旧县大队时，全村贫下中农正在早已被推倒

了的董仲舒石像前批判反动的“天命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大爷愤怒地说：“林彪和孔老二、董仲舒是一路货，什么‘天命观’、‘天才论’，全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俺不知苦字怎么写，可尝够了受苦的滋味。”他用自己苦难的家史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天命观”的反动实质。这位老大爷，就是贫农韩立兴。

后旧县，相传历史上是一座古城镇。在这里，历代反动封建统治者为了欺压劳动人民，编造了种种荒诞无稽的传说，把董仲舒捧成了“神”。他们在村西给董仲舒修了庙，立了石像。他们把地主、恶霸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说成是“天意”，把劳动人民当牛做马说成是得罪了“董子爷”。多少年来，“天命观”这个精神枷锁，紧紧地套在劳动人民的脖子上。据老人们回忆，早年这里办庙会时，反动统治者在庙前放一个钱簸箩，要人们给“董子爷”上香钱。谁家不拿钱就威吓说要永远受苦受难，死了还要入十八层地狱！穷人拚命换来的几个血汗钱就这样被地主老财敲诈了去。真是点亮了董庙的灯，熬干了穷人骨头里的油！

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韩立兴一家的生活可真苦啊！一九四三年大旱，庄稼颗粒不收，地主老财乘机勒索。没办法，一家五口被逼得到江苏逃荒。可是，东山的狼吃人，西山的狼也吃人，到哪里也没有穷人的活路啊！实在活不下去了，夫妻俩含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卖掉了三个孩子。孩子卖了，还是生活不下去，韩立兴夫妻不得已也忍痛分离，各自求生……。

在旧中国，象韩立兴这样的劳苦大众不知有多少！难道

他们都是“天生的命苦”吗？什么“天命论”！纯粹是“吃人论”、“剥削压迫有理论”！

在我们访问韩立兴的时候，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新社会。一九四七年，后旧县解放了，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斗地主，分田地。从此，韩立兴的生活和广大劳苦群众一样，就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九六三年，这里遇到了特大洪水，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一方受灾，八方支援，很快战胜了特大洪水带来的严重灾害。也就在这一年，韩立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找到了儿子、女儿和妻子。二十年前被旧社会拆散的一家又重新团圆了。真是悲欢离合二十年，新旧社会两重天。同是一个韩立兴，为什么在旧社会那样苦，新社会这么甜？难道是“命”变好了吗？韩立兴大爷说得好：“共产党和毛主席救了俺一家！俺不信天命，要干革命！”

“不信天命，要干革命”，这是后旧县贫下中农通过亲身斗争实践得出来的结论，是对反动的“天命观”的有力批判。

在后旧县，贫农女社员朱秀荣组织八位姐妹批林批孔的事迹，受到人们的赞扬。

朱秀荣今年四十四岁，十五岁就被迫给有钱人家当了童养媳。婆婆打，公公骂，吃尽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苦头。解放了，朱秀荣才冲出牢笼，翻了身。

朱秀荣听说林彪要“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满腔的仇恨象火一样地冒了出来。她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晚上，等小孩子睡了，她凑在灯下一字一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不懂得就问上中学的大孩子。她不但自己认真学，带头批，还带动妇女一起批。五十多岁的陆素芹

大娘,总觉得自己大字不识,批不了孔老二。朱秀荣找到她,和她一起学习,一起忆苦。当陆大娘说到全家逃荒到山东,女儿活活被饿死时,落了泪,朱秀荣就启发她说:“芹姐,林彪、孔老二、董仲舒说咱是‘命里注定’的,是天生的穷命鬼,这是什么话?”陆大娘气愤地说:“这三个反动家伙,唱的是一个腔调,念的是一本经。他们是一根藤上的毒瓜,坏透了。”朱秀荣一听乐了,说:“芹姐,咱们就得这样批,大字不识也能批判孔老二。林彪胡说咱们只懂得‘恭喜发财’,只知道‘油盐酱醋柴’,咱要用实际行动把他彻底批臭!”就这样,朱秀荣和八位大娘大嫂一起,结合实际狠狠回击了反动的“天命观”和吃人的“三纲五常”。她们一面批林批孔,一面积极参加春耕生产劳动,成为全村抓革命、促生产的女闯将。

## 师生奋起反回潮

董学大队,原叫下帷村。据《史记》记载,董仲舒“下帷讲诵”,指的就是这里。正因为这里是两千多年前董仲舒著书讲学,传播反动说教的地方,我们特地了解了这里教育革命的情况。

解放前,反动统治者为了推崇董仲舒,在村里给他修了庙,塑了像,还在董像的东边塑了一个聋子,西边塑了一个哑巴,胡诌一套“聋子、哑巴被董子爷点化,中了进士,当了大官”的神话。这样做的用意很清楚,一是标榜董仲舒“有教无类”,再就是宣扬“读书做官”。

什么“有教无类”!董学大队的贫下中农用活生生的事



实戳穿了这种骗人的鬼话。解放前，村里有一所“私学”，一所“官学”。“私学”是几户地主富农办的，学生全是地富子弟；“官学”是反动政府办的，打的招牌是“‘董圣人’传教之地，不分贫富都可以来上学”。实际上，“官学”就象孔老二要每个学生交十条干肉一样，他们规定：每个学生要交二十斤米、二十斤面、三百斤柴，还要一笔现钱。在旧社会，贫下中农受地主的欺压和剥削，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到那里去弄这些钱、粮、柴来上学！解放后，贫下中农翻了身，他们造了董子庙的反，盖起小学校，把教育事业管了起来。现在，这个学校有二百八十多个学生，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多数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教师由解放前的两名增加到十二名。

学校座落在村西头。一进校门，我们就感受到强烈的战斗气氛。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师生们针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师道尊严”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现象，正开展着革命的大批判。

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代表苏凤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苏凤亭今年六十多岁，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向我们谈起了批林批孔和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这是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必须联系解决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上，董学村小学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他回顾了这场斗争的过程：一九六九年，董学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这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新生事物。一小撮阶级敌人却攻击说：“攥锄把子的手拿不了笔杆子，大老粗管不了教



育。”我们回击了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坚持了教育革命。贫下中农讲师团成立了，学农基地建立起来了，初中班办起来了……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九七二年，又从阴沟里刮来一股冷风，要取消贫下中农讲师团，要取消学农基地，排斥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主张“分数挂帅”、“智育第一”。照这样搞下去，不是又要走回头路，又要把贫下中农子女关在学校门外，又要把学校变成旧董学了吗？我们坚决反对复辟，反对复旧，顶住了这股冷风。不管谁用什么形式搞修正主义回潮，我们都要坚决顶住，坚决斗争。

在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的领导下，师生们把课堂变成批林批孔的战场，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组织了许多小组，深入到田间、炕头、牲口棚……和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批判“学而优则仕”、“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反动谬论，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贫农苏殿臣对董学的控诉使师生们受到深刻的教育。苏殿臣祖辈三代给地主扛活，在他九岁那年，父母忍饥挨饿托人求情，好不容易把他送进了董学。可是，刚上了一天，第二天因为拾柴禾去晚了一点，富农教师就打了他三板子，并边打边骂：“你是洋火棍盖房——成不了材，你这扒瓜脑袋只能干活，还想上学！”就这样，苏殿臣只上了一天半学，就被赶了出来。师生们愤怒地说：孔老二诬蔑劳动人民是“下愚”，董仲舒诬蔑劳动人民是“斗筲之性”，林彪胡说什么劳动人民只知道“油盐酱醋柴”。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林彪鼓吹“天才论”，就是企图让他们那些“圣人之性”的“天才”、“天马”复辟资本主

义，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重新剥夺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坚决不答应！

“把右倾回潮打回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批林批孔运动带来了教育战线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教师们焕发了革命精神，主动征求学生意见，改进教学工作。他们结合批林批孔，编写了新教材，批判了“师道尊严”，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做到互教互学，师生团结一致，并肩战斗。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俺们的学校就该这么办！”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董故庄、后旧县和董学大队采访的日子里，我们欣喜地看到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觉悟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们决心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决心改变这里的生产面貌。

三个大队的党支部一致认为：要改变这里的生产面貌，就必须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就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就必须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大打农业翻身仗。现在，这几个大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都重新修订了今年的生产计划，制订了农业大上快上的措施。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老人、妇女，踊跃出工，特别是广大妇女在春耕生产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出勤率普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董故庄，男女老少齐上阵，党员、干部走在前。他们起早睡晚，二十三里长的二十三条田间公路，只用了三个早晨和三个晚上的时间，就整修一新。一条三里

长的新开水渠工程，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完成了。二万多棵树，只用了三天就在公路旁、水渠边栽种上了。这样快的进度，在董故庄是从来没有过的。批林批孔运动把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激发起来了。

三月的北方，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但是在这里，一望无垠的田野上，放眼望去，送肥的小车穿梭往来，水泵喷吐着哗哗的清水，水渠边、麦地里，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实在令人高兴。春风吹绿了“古广川”，清凉江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林彪吹捧董仲舒是为了复辟 \_ c \_

作者 =

页数 = 7 0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录批判董仲舒的“天道不变”与林彪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 中共河北省衡水地委大批判组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 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决不许走回头路 & 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崔殿维  
俺们知道董仲舒是个啥玩艺儿 &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党支部书记 韩文勤  
不许开历史的倒车 &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老贫农 韩立兴  
“正名”是为了复辟 & 故城县董学大队民兵连长 苏立学  
反对新生事物的都是反动派 & 景县董故庄大队医疗室  
勇做革命的小闯将 &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小学四年级学生 刘怀适  
“天命论”是骗人的鬼话 & 故城县董学大队妇联主任冯金岭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剥削阶级的护身符 &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会计 刘庆珩  
不信“天命”要革命 &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贫农女社员 朱秀荣  
“三纲五常”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 景县董故庄大队贫农女社员 杨素芬  
砸烂“男尊女卑”的铁锁链 &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贫农女社员刘彩云  
“仁义”、“忠恕”骗不了俺贫下中农 &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 苏庆恩  
假“仁爱” 真吃人 & 景县董故庄大队老民兵 刘同文  
俺为啥改叫苏批孔 &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 苏批孔  
批臭“中庸之道” 坚持斗争哲学 & 故城县董学大队党支部  
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斗争 & 景县董故庄大队共青团支部  
扎根农村干革命 & 景县董故庄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白闻东  
坚持教育革命反对右倾回潮 & 枣强县后旧县大队中学女教师 朱焕珍  
教育子女接好革命班 & 故城县董学大队老贫农、学生家长 苏福昌  
清凉江畔的怒火——董故庄、董学、后旧县大队批林批孔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通讯员、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教育革命实践队